

陈冬雷 著

机关大院

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JIANHAI 210000

机关大院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下

◎ 陈冬雷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七章 痴

1

元宵节刚过，一年一度的人大会议召开。预算组又添新人，孙诗如如愿以偿。到会那一天，孙诗如刚见到刘凡臣，莞尔一笑，调皮地说：“喂，可不准食言啊！”刘凡臣模棱两可，只是干笑。

年前搞预算监督立法调研时，两人闲谈中说到每年人代会的预算审查。孙诗如问刘凡臣：“会议就开那么几天时间，紧张不紧张？”刘凡臣扑嗤笑了，心想这女孩真幼稚。偶尔，觉得不妥，毕竟刚参加工作嘛，不谙世弊应在情理之中。于是，他顺着表情说道：“紧张？实话告诉你，预算审查也就是走个形式，每年的审查报告大差不差，顶多更换几个数字，改几句贴近形势的话，等因奉此，也就大功告成了。人大会议，说白了就是神仙会。”孙诗如脸色突变，不高兴地说：“你还是人大的呢，怎么跟社会上的人一个想法？”“看，看，实话确实说不得。”刘凡臣直甩手。“照你这么说，看来很有必要到会上当一次神仙，感觉感觉到底什么样。”孙诗如趁机打趣道。“你？”刘凡臣摇摇头，“想当神仙可不容易！”“你怀疑我去不了？”孙诗如收起笑容，“只要我想干的事，一准能成。”说罢，仰了仰头，又补充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刘凡臣笑而不语。

春节后刚上班，孙诗如打电话给刘凡臣，兴奋地说：“成了！”“什么成了？”刘凡臣莫名其妙。“上人大会议的事呀！”孙诗如口气里似有埋怨，

“参加预算审查小组呀，你忘了？”“噢，还真成了！”刘凡臣疑问式地承认。“哎，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孙诗如直言不讳，“只有你能满足我。”“什么要求，你先说说看。”刘凡臣怀着好奇。“魏主任说，这两年的预算审查报告都是由你起草，今年能不能让给我，好让我感受感受当神仙的感觉。”刘凡臣完全能从电话线里看到诚恳又调皮的孙诗如，纤细的右手握着话筒，左手拢了拢顺在鬓角的头发，得意的笑容快要在嘴角挂不住了。这丫头，别人争当甩手掌柜，她却主动揽承。他嘲弄地笑笑，回答得一本正经：“哎呀，这我可做不了主，你得问问崔主任。”“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孙诗如急躁地说，“我们私下里交易，我先起草一个，你把关修改，工作和成绩还算你的。”刘凡臣犹豫不决，拿不准她是开玩笑还是当真。“行不行呀？”孙诗如等不及了，追问道。“再说吧！”刘凡臣应付道。“算你答应了，啊，先谢，后也谢。”孙诗如“嘻嘻”地笑，刘凡臣实在拿她没办法。

“你得提供给我几份以前的审查报告作参考，我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的。”小组见面会之后，孙诗如赖皮似的粘上刘凡臣，仿佛审查报告铁定由她主笔了，但神态和行动依然鬼鬼祟祟的，话音里流动着讨好和娇气。

刘凡臣哭笑不得，表面上若即若离，瞻前顾后，心里却已经答应了。孙诗如的加入，令他高兴，又有压力。自认识以来，刘凡臣在她跟前总以好学、稳重面目出现，而每年人代会，又是他一年中少有的疯狂放松的时候。他拿不准是否要改变以往的形象，他隐约觉得改变未免恰当，他自信以往的形象是美好的，不应该在一个可爱的女孩面前毁掉，那样似乎显得浮躁，不是他性格中该有的。可是，坚守意味着隐忍和舍弃，该释放时还故作深沉，不是显得过于虚伪吗？浮躁和虚伪，都是他力所规避的，可面前只剩下这两条路时，他感受到了品格的无能为力。

然而，何必为一个女孩子做出选择呢？恣意而行，真情流露，潇洒不拘，尽兴展现自我的多面性，不是更真实吗？刘凡臣说不清，意识里好像被无形的东西牵引着，毅然地朝一个方向行走，不情愿也不行。仿佛从第一次接触，刘凡臣就坚信了自己的形象，孙诗如甜美的笑容给了他信心。而且，每一次交谈，两人都不约而同地维护着彼此，生怕毁坏了美好的印象似的。

“人家都是来会议上放松的，哪有像你主动揽活干的。”刘凡臣带着责

怪的口吻，说话时已从文件袋里拿出几份材料，递给孙诗如。

孙诗如如获至宝地接住，笑吟吟的也不搭话。她犹豫片刻，往外走，到门口，又回头向刘凡臣招手，示意他过去。刘凡臣装作没看见，移到马应山身边说话。马应山用胳膊肘碰了碰他说：“小孙好像在叫你。”刘凡臣只得动身过去。

“还有什么事？”刘凡臣有点没好气地问。

“吃午饭时记着喊我一声，我现在躲到房间里啃一啃这几个材料。”孙诗如很兴奋。

刘凡臣不说什么，点点头，扭身回来。“这丫头，使唤起我来了。”再想，“不简单，刚到机关，她能说到做到，居然径情直遂地混到会议上来了。”联想到初识时对她分到机关的疑惑，越发对她刮目相看。“不会有什么背景吧？不像啊，不然，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总会有人提起的呀！”但回味起相处时别人对她的尊重，似乎又强化了刚才的怀疑。

“你们财政厅满器重年轻人的嘛，刚毕业的学生就派到会上来了。”刘凡臣终于忍不住，寻个机会骚扰杜秋霖。

“你是说小孙？”杜秋霖惊异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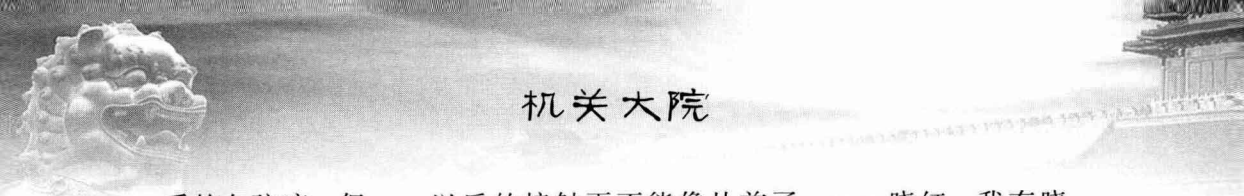
“难道还有其他人，”刘凡臣得寸进尺，“总不会是我少见多怪吧！”

“你何止是少见多怪，简直是闷葫芦一个。”杜秋霖拉一把刘凡臣，压低了嗓音问，“你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装呆？”

“什么装呆，有话直说。”刘凡臣拂然不悦。

“她是孙令先孙副省长的千金，你会不知道？”杜秋霖像在说着一个公开的秘密，对刘凡臣装疯卖傻式的无知感到十分不理解。

“怪不得呢！”刘凡臣闻之憬然，傻乎乎地瞪住一处，眼睛一眨也不眨，定了魂似的，把杜秋霖丢在一边，独自言语。“我说呢，咋说也不简单呀，否则才怪呢！”愣了一会，他起身走进房间，一头倒在床上，回想起与孙诗如认识后的一言一行，时而欣喜，时而惊悸。回想到后来，他从孙诗如每一个笑容里、每一句刻意的言谈里，甚至眼神的随意一瞥，仿佛都能过滤出撩动心弦的对他的好感。“难道她是有心的，她是……怎么会这样呢，她的身份……不可能的，不应该，不应该的。”他周身一阵激动，一阵颤栗，他突然觉得孙诗如一下子变得高不可攀，往日的接触只是一个美丽而可笑的误会。“未必把自己看得太渺小了吧，她不就是个女孩，可



机关大院

爱的女孩嘛，但……以后的接触再不能像从前了，……晓红，我有晓红，……她再有心，也不能……为什么不呢，乘龙快婿，做梦都做不来呀！……不，晓红，我有晓红……看那唾沫星子，像雾，还是人吗？……不能得罪她呀，该如何相处呢？……她确实可爱，和她在一起多愉快呀！……两种不同性格的女孩，朋友？……她是有心人，诡计？……傻想啥，胡猜乱蒙，你知道人家什么心思，小人之心，……开涮？……平常得不能再平常？……危险的关系？……怎么办呢？莫名其妙！……”刘凡臣思潮起伏，心里乱纷纷的。

吃午饭时，刘凡臣依约去喊了孙诗如，但孙诗如愉快而带有谢意的眼神遇到他冰冷而失神的目光，心里顿时凉冰冰的，挂在眉梢的笑意倏忽隐没，到嘴边的热情也收住了。孙诗如意会到刘凡臣的变化，从慌乱的眼神里能觉察出他矛盾地躲避着什么，那种躲避里含有担忧和渴望，犹豫中备尝折磨，却又不忍伤害别人。一刹那间，刘凡臣伤感又无助的神情打动了孙诗如，而爱莫能助的焦愁令她心悸魄散，不知所措。

刘凡臣撕掉了掩饰在脸上的虚伪，忘乎所以地释放本性中的狂躁，嬉笑怒骂，打打闹闹，往年的牌局在他的鼓动下提早开战，旷荡的会议室不时回旋着他的号叫，嗓音里能过滤出兴奋和苦涩的双重意蕴。崔浩骂他：“怎么搞的，发情啊！”刘凡臣不理睬，一如既往，得意忘形之情溢于言表。他神魂颠倒的狂热熏染了室内的人。叶雨梅被他的喊叫吸引，站在他身后看了一会，更不用说孙诗如了。她好像兴趣突然发生了转变，坐在刘凡臣身后看了几局，软硬兼施地把刘凡臣的对家马应山替换掉，称心如意地和刘凡臣配成对家。刘凡臣反而心慌意乱起来，得心应手的熟牌也往往失误连连，惹得崔浩和杜秋霖大呼小叫，得势不饶人，嘲讽他有失水准，频出臭牌。马应山站在一旁直跺脚，掇弄着要替掉他，刘凡臣任凭笑骂，不为所动。

哄闹和兴奋不分昼夜，第一晚的电影都没影响他们玩牌的兴致。过一夜后收摊了，孙诗如意犹未尽，伸了个懒腰，感叹道：“好长时间没这样尽兴了！”往休息的房间走时，孙诗如拉了拉刘凡臣，得意地说：“想不到你还这么会玩，明天还和你打对家，啊！”刘凡臣猛然停下脚步，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还打对家呀，今儿一天从早输到晚！”孙诗如不依不饶，而且十分自信，大声说：“才配合一次嘛，急啥。你等着瞧吧，我有预感，明天再战，保准赢他们，不说咱俩配合起来心有灵犀，起码桴鼓相应，关

键看你的表现。”“喊，关键看我？”刘凡臣哭笑不得。“是啊！”孙诗如嫣然一笑，“摆正心态，势如破竹。”说罢，笑吟吟地快速走几步，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门口。

转天再战，依然不见起色，惹得刘凡臣老是翻眼瞅孙诗如，眼神里尽是埋怨。“乌鸦嘴，还桴鼓相应呢，夫子自道！”孙诗如笑脸相向，也不知是谁打气，不停地说：“非把你们打个落花流水不可！”杜秋霖从中挑拨道：“小孙呀，咋不看你和谁打对家，想赢牌，不换思想得换人。”刘凡臣上去推了一把杜秋霖，“你小子什么意思，幸灾乐祸还是挑拨离间？”然后面向孙诗如，来了精神似的，“小孙，坚定点，就算你这几天佛头着粪，配了我这个弱智者，咱也得坚持到底，按你说的，打他个落花流水。”“打！”孙诗如就势狠狠地甩了一张牌，以示对刘凡臣的呼应。“凡臣，怎么听都觉得你是正话反说，好像拐弯抹角埋怨小孙不会打牌哟！”杜秋霖不肯罢休。“你这家伙太阴险了，小孙你别信他的话。”刘凡臣仿佛心有不安。“嗨，他那小九九，不拨就明了，路人皆知，上他的套！”孙诗如一语破的，脸色却不自然。“你们光顾斗嘴吧，放下，放下，别打啦，我全主了。”崔浩把牌撂到桌子上。

“爆炸性新闻！”何克年神情振奋地从外边走来，刚到门口时就噉唠一声。

室内的人一齐把目光聚焦在他脸上。刘凡臣理了半截的扑克牌又散乱地躺在桌上；崔浩移了移身子，几乎要站起来，又稳住了；杜秋霖半张着嘴巴，发愣；孙诗如腾地转过身，脸色严肃得几乎伤害了娇好的面容；叶雨梅坐在角落里，放下了手中的报纸，目不转睛地盯着何克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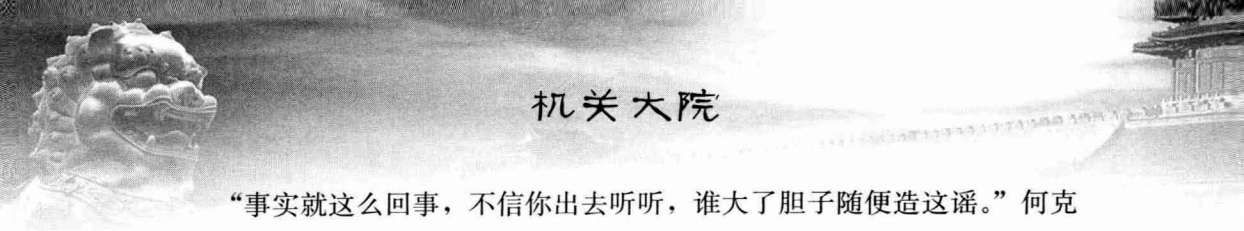
“什么事，老何？”刘凡臣迫不及待地问。

“外面都在传呢！”何克年攥了攥劲，神秘兮兮的，“咱们几位常委会的领导要质询苗太应省长。据说，质询案正在寻求签名呢！”

“谁起的头？”崔浩忙问。

“据说是鲁宜彰和唐明忠两个常务副主任领衔，王和宁主任在后面撑腰，其他几个副主任都已经签了名，各工委的主任副主任不能不跟着走了。”何克年眉飞色舞，“这次会议算是有看头了！”

“老是据说据说，让人听着以为是在造谣，”刘凡臣疑虑重重，“再说了，领衔哪有两人的，不合规范呀！”



机关大院

“事实就这么回事，不信你出去听听，谁大了胆子随便造这谣。”何克年快然不悦。

“总要有个原因吧？”叶雨梅问道。

“说起来话长，但片言也能觊缕。”何克年语气文绉绉的，自己都不好意思起来，别人并不计较，只待听他说出结果，他反而得寸进尺，拿腔作调，吊人胃口，“简单说吗，事情倒不大，也就是因为一座房子。但往深层论呢，里面有多少猫腻，就不大清楚了。”

“什么房子？”刘凡臣并不计较他的做派，急不可耐地问。

“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何克年语速快了许多，“据说光装修就花了近百万，当时买下来就不知花多少钱了。”

“关键是以谁的名义买的。”崔浩说，“哎，小杜，要是财政出钱，这事你应该知道。”

“崔主任，别开玩笑。”杜秋霖赶紧辩解，“这件事，我可是第一次听说呢！”

“据说，以省政府的名义购买，但苗省长一直自己使用，其他几个省主要领导连门都没进去过，这不才引起矛盾的吗？”何克年继续贩卖听来的消息。

“依现在的形势，他苗太应没胆量以自己的名义购买。可是，叫人纳闷的是，为什么这次会议上突然拎出来，事前没有任何征兆啊！”崔浩若有所思地说。

“那就没听到什么说法了。”何克年像在回答崔浩的疑问，“但不管怎么说，这次会议算有看点了，等着瞅热闹吧！我排了一下，如果质询成了，是省人大常委会恢复以后的头一桩，真有开天辟地的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对提高人大地位有不可估量的贡献。”

“你站得挺高的嘛！”叶雨梅嘲笑他，“上升到人大地位的层次了。”

“悬，我看悬。”崔浩很有把握地说，“房子只是借口，还有别的缘由，肯定！”

2

孙诗如手握扑克牌始终一言不发。众人喋喋不休的议论令她困惑，她

不时闪动惊愕的眼神，似有不知所措的窘迫，如同一时身陷尴尬的困境，需要救赎一般。没有人注意她的神态。大家谈兴正浓时，孙诗如起身要走，刘凡臣喊她：“喂，小孙，怎么走了，不打牌了？”孙诗如回眸一笑说：“当然打了！听你们扯来扯去的，哪还有工夫。”“来，来，来，咱们继续，继续。”崔浩说。

心不在焉。话题依然离不开质询案，什么样的猜测都有，少不了偶尔的争辩。叶雨梅出去了。何克年又去寻找新的卖点了。马应山回来了一次，卖弄听来的消息，被众人奚落一顿，灰溜溜地逃走。不时有其他办公室的人闯进来，传播同样的信息，也被他们的冷淡吓跑。但人在打牌，心却乱了，迫不及待地期望听到更新更刺激的传言。有人来说，目光落在扑克牌上，耳朵和神情已专注于人家的声音，心里兴奋着，却不流露在脸上，弄得人家以为徒费热情，怏怏然离去，而他们可要得意地在心里笑了。但牌局乱了，牌出得随意，顾及不了输赢，只是打发时光，混合着兴奋的消息消遣，痛快而已。只有孙诗如，心思专注得可爱，技术的劣势一时扭转，接连赢了几局，高兴得手舞足蹈，兴趣更浓了。刘凡臣几度被她感染，说不清是因为她还是因为不断传来的新消息，激情四溢，嗷嗷直叫，似有福至心灵的快感。

隔一天，事态急转直下，各种传言满天飞。何克年听说，质询案惊动了上面，特别委托省委书记出面，分别找人大的几位领导谈话，希望不要以质询案的方式提出，改由苗太应在小范围作出答复。总的方向，还是以团结为重，顺利地开好人大会议。

结果令工作人员大失所望。他们想看热闹，想用爆炸性的新闻刺激几乎麻木的神经，想用偶然的事件动摇一下规行矩步的会议程式，想使会议出现一些惹眼的看点，真正引起民众的关注。然而，事不随愿。世俗的权力阻退了法律的权利，而且又那么波澜不惊，悄然之间，一腔热火被立场和原则压缩，变得心平气和，皆大欢喜。能指望谁呢？人大的权力和人大代表的权利难道仅仅是写在宪法上的条文，尝试着赋予它一丝灵动的生命都要涉过千山万水？很多人想不通，很多人无奈，很多人尚存幻想，很多人已经习以为常，反过来嘲笑那些失望者天真、心痴、不谙世事。

“就这么偃旗息鼓、半途而废了，也太没劲了。”何克年蔫头耷脑的，如丧考妣。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何况这次高兴得又太早了。”马应山感叹道。

“这又不是第一次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叶雨梅不以为然。

“问题在于，这样对人大地位又是一次重大的损害。”刘凡臣似乎站得更高一些，“橡皮图章被人喊了这么多年，想硬一点却再次被迫软下来，比身体遭遇折磨还难受。”

“话不能这么说，”崔浩持不同看法，“只要往前挪一点，就是进步，起码对政府是一次震动。而且，一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直来直去，退让未必不可取，或许效果更佳。”然后指指杜秋霖，“让政府的人明白，只要人大作为，威力足可以震慑他们。”

杜秋霖做投降状，神情瑟瑟地说：“虚心接受监督，保证依法办事。”

“听，听听，多么冠冕堂皇。”马应山冷嘲热讽地说，“这样的话，各类报告讲话连篇累牍，耳朵都塞满了，而且一个比一个说得好听。可惜，只剩感动人了！”

“你还能被感动？”何克年神情凄然，脑袋直摇，“看来我快没救了，一次激动，一次失望，静心思索，次次被骗，被迫无奈，只好装作麻木不仁了！”

“呵，呵，老何，你良心大大的好哎，麻木不仁是被迫装扮，说明有忍辱负重精神，内心里还尚存希望，如何说没救了！”刘凡臣打趣道。

正说话间，周文其“嗯、啊”地打着手机走进来，众人停止了交谈。“崔主任，唐主任叫你吃饭前去他那儿一下。”周文其说罢，欲转身离去，被叶雨梅的问话留住。

“别慌着走啊！”叶雨梅说，“质询案的事真的黄了？”

“可以这么说吧！”周文其很严肃，“但作用还是有的，起码震动不小。”

自我安慰。无奈的无奈选择。沉默。自我调节。一点点的平衡开始在空气中流溢，继而渐渐濡染到脸上。

饭后，崔浩把刘凡臣叫到一边，告诉他：“小刘，今年的预算审查报告要适当增加预算监督的内容，有两点要突出，一是审批决算前政府应向人大常委会提出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二是人大常委会可以对预算和决算中的重大事项或有关问题进行调查。你先思考一下，早点着手，免得到时候被动。”刘凡臣频频点头。他清楚，崔浩的一

番话是唐明忠的吩咐，不管唐明忠找崔浩还谈了什么，这几句话足以概括主题和结果，尝鼎一脔，全貌尽明。

会议室冷清下来。牌局散了。崔浩说，好让小刘安心思考问题，与情绪无关。于是，大家各自寻找新的热闹和消遣去了。杜秋霖趁机躲回单位。叶雨梅回了家。马应山天天跑到议案组闹腾。何克年来无踪去无影。崔浩躺在房间里与电视剧拼命。孙诗如出去溜达一圈，又不吭不响地折回来，坐在刘凡臣斜对面失神地翻一本折痕累累的杂志。

门外的嘈杂和室内的静谧令孙诗如心神不宁，字在眼前，总凝不住眼神，目光上下翻跳，在字与脸之间游移。脸是刘凡臣凝眉愁思的脸。孙诗如想说话，却犹豫，怕打扰了他。心里怨恨，答应过的事，如今却独自闷倦。她知道领导有了新思路，应理解，但仍觉得憋气。嘴巴嘬嘬的，脸上禁不住笑。暖气太热，她轻缓地褪去羽绒服，搭在椅背上。念头一闪，顺势起身，走到窗边的条柜边，泡茶。一杯，端起来，又放下，扭头看看他，再泡一杯，茶叶放了半杯。眼睛盯着杯口升腾的雾气，嘴角绽放浅浅的花纹，漾到眼梢，眼眉仿佛也被感动了。用杯盖扣了，端起，转身，却怔住了。他的眼神直瞪瞪的，专注得如静止一般，似被现象迷蒙，又像在矛盾中缠绵，遗弃了选择，而目标落在她身上。他面孔木然，却隐隐有兴奋从心底升腾，温润着面色。

“哎，哎，”孙诗如招呼他，手在空中晃悠，“发什么愣啊！”

他赧然而笑，脸皮紫涨，手足无措。

她把茶水递过去。“好像你喜欢喝浓茶，我加了半杯茶叶，够不够？”

“现在正好急需，谢了。”刘凡臣应道，目光在她身上停一下，赶忙移开。孙诗如下意识地看看自己，感觉没什么不妥，诧异万分。他进退两难，羞容不掩，嗫嚅道：“你，你这件毛衣很漂亮！”

笑，很灿烂。孙诗如用手轻扯粉红的毛衣，脸色也映衬成了粉红。

“你刚才是在看我的毛衣？”

“走神了。脑子里的思路，一下被你衣服的美感阻隔，人就突然傻了。”

衣服是桥，是借物喻人，她心里明白，美，乐滋滋的。女性的软肋。孙诗如清楚，可不想抵抗，欣然注入心坎。

“思路通了吧？”她得意忘形，“但你不能食言，总不会狠心让我白白



在会上耗时光吧？”

“不是写不出，实在拧不过弯来，心里窝着，想什么都是零乱的，难保不散神。”刘凡臣并不直接回答她，宛若自语。“你理解不了，更无法感受。在人大工作，宪法意识和法律观念时时熏陶，以法为社会运作的准绳，可现实往往将渐进的规范撞击得粉碎，把法的尊严消融在世俗的窠臼里，却要高呼口号高擎旗帜以混淆视听，错误地诱导民众，给人们虚空的美好。身在其中，明知与原则背道而驰，长此以往会贻患无穷，但却无能为力。心灵与意志常有被撕裂的震颤感，无奈地隐忍，残余了希望去等待，去试图推进，寻觅朦胧的光亮。然而，结果似乎比原地踏步还令人失望。法律条文成了冠冕堂皇的法经，摆设，诵读，掌握，却不使用。完美的架构，展示给众人看，使用时却放置在一旁，稍微触动又被告诫别伤了筋骨。筋骨？附近的皮肉需要调理，甚至开始坏死，怎样的措施都会触及筋骨，明伤与暗伤，蒙蔽中的隐患，可人们依然选择眼前的利益。写，多么容易，如汤沃雪，信手拈来，对于我来说，情愿不要承担它了。”他抻抻胳膊，肩膀耸了耸，身子就势晃了两下，似乎胸腔的热火烧得浑身不舒坦。

稳坐的听客，虔诚的孙诗如，脸色起初不怎么耐看，像受责难的对象。她紧盯对方，目不转睛，思想放空了，接收着他的一语一言，却如漏斗般，什么也没留下。“玄虚空虑，脑子一转就是一通理论，也不怕大脑早衰！”心下嗤笑他。见他的动作，暗自好笑，她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回头笑吟吟的。“透点新鲜空气，心里会清爽些。”她回头坐下，端了茶喝一口。“对了，”茶水沿嘴角流下，急忙掏手绢揩了，很难为情，话也软了，“外面下雪了，好大！”

“是吗？”若有所思。他起身，并没移步，踮了踮脚尖，昂头往窗外望，一派灰蒙，“天也随人愿，心凉了，不足够，还要彻骨，嗨，清爽！冻死苍蝇未足奇！”

“添点水吧？”孙诗如提了水瓶到跟前，瞪了他一眼，他身子本能地颤抖，手端茶杯伸过去。

“你写吧，小孙，照去年的框架，先搭了再说。”对着她的背影，刘凡臣如吐豆子般爽快。孙诗如一个急转身，脸上的灿烂将他全身覆盖，把他的语速一下子击打钝了。“领导交待的事，我思考好了，添上去就行，保

证珠联璧合。”他补充道。

“心里老打鼓，劲头儿足，力量不知道如何使。”孙诗如口吐真言，“怕给你添乱呢！”

“如此说话，不像你的风格。”

“我的风格？”孙诗如好奇地说，“我能有什么风格？”

“你那股自信，撑起自己，压倒别人，大凡接触过你的人，必能感受到。说重了，能摧毁别人的意志。”

“你这样看？”孙诗如身心舒坦，激动之间把笑容遗忘在眼眶里，“可是，可是，真人面前，底气就不足了。”

“说笑了，你！”他摆摆手，“赶快干吧，按崔浩的意思，下午就得拿出个成形的东西。”

她先自笑，侧转身，从裤兜里掏出两张纸来，对着刘凡臣晃晃，“不是变魔术，仅囊中物尔。”她禁不住“哧哧”笑，得意得想跳，两步蹦到刘凡臣跟前，认真得出傻。“来会上的第一天就下过功夫了，当前的形势也结合上了，但没有把握。今天中午可是又牺牲了休息的。你皱着眉头批斗吧，我虚心誊抄，如何？”

“鬼丫头，真鬼，嘴巴也够酸的。”刘凡臣接过来，放置在面前，抬头斜眼瞟她。

孙诗如一把再抢过去，嘴撅得老高，“你心情不好，我还怕你改歪了呢！”

“放心，原则决定一切，这不是个人的文章。”他笑起来，“你的想法挺滑稽，忍不住让人笑，真的！”

孙诗如面露愧色。刘凡臣瞪她一眼，她吐一下舌头，扮成鬼脸排解责怪，半含了歉意。两人都不说话。风从微开的窗口吹进，夹带着轻扬的雪花，落地无影。谁也不在意雪的融化。眼和心在面前的纸页上。整齐而幼拙的字体，一笔一划如人一般端庄俏丽。笨鸟先飞似的认真。字忽略了，内容略心，如水流遇卵石，爱恨交加。可笑的错误，污熏了顺畅的整体结构，他毫不客气地删改掉。讨厌的语言习惯，不分场合，只能快刀斩乱麻。术语的慎用，口气的调整，原则的把握，一丁点的瑕疵都不放过。

孙诗如半个身子伏在桌子上，用肘撑了，头歪得可爱，目不转睛地看他修改。她的心跳得矛盾重重，渴望他肯定，手下留情，又希望改得透



彻，恰如其分。心想：“还不如人家自己写呢，添热闹，麻烦多了。”但不服气，故意捣乱，瞎掺和，偶生的心计，表面的歉意，朦胧的目的，拿不准，却向往，努力着，舒心的接触，还不明确？

“我再抄一遍吧！”她很干脆。刘凡臣刚改好第一页，她伸手去拿，主动得令他被动，他愣了一下，才说：“直接送去秘书处打字吧！”

“那多丑！”她不容分辩，已移开身子，笔也握在手里的了。

雪下得很大，厚厚的，积满世界。树枝压弯了，小草藏了脑袋。他们看不见。天色晚时，室外的光线亮堂得耀眼，能感受到雪光的恩赐。

他舒一口气，她也跟着舒一口，快活得伸个懒腰，以胜利者的姿态。挡不住心中的无限喜悦。

“晚上请你跳舞，轻松一下，也算庆祝。”她眉眼儿笑成缝。

“哪儿有舞会呀！”刘凡臣不情愿，寻着借口，“再说，长时间不跳舞，生疏了。”

“大会安排的舞会，今儿晚上八点，一年的会议不就一次吗？”她寸步不让，不理睬他的理由，“别拿劲了，人家女孩子主动请你，还不给个面子？”

“心情没回过神来呢！”刘凡臣摇摇头，“说不定，崔浩晚上又要吩咐什么。”

“管那么多，如果有什么事，回来干不就得了。”似乎愀然不悦，“再说了，你也愁得太远了吧？”

“好，一言为定，晚上去疯一疯。”

3

舞会上没有一个厅以上领导。刘凡臣神情戚戚惶惶，心情却无比舒畅。他不待见的那种舞会场景，今日是无踪影的。好舞的领导们不见了，善舞的周文其们忧心悒悒。他们将老婆都带在身边，仪态万千的。李茜比在学校时富态多了，往日的风采如魔术般幻化成今日的臃肿。“哪个领导想锻炼身体，搂着这身赘肉转几圈，效果绝对不会差。”刘凡臣心里恶作剧似的编派人家，打击面特别宽，快乐得自我陶醉。可惜，晃了几眼，李

茜的身影就从舞场消失了。渐渐的，周文其和周文其们，李茜和李茜们都溜之大吉。

错误的判断不能容忍错误的结果，避坑落井不是聪明人的遭遇，他们选择了退却，前进的退却，心怀叵测的退却。

“你好像在找人？”孙诗如直盯盯地望着他。

他急忙收回飘忽不定的眼神，看了她一眼，全神贯注地跳了几步舞，轻声说：“我在寻找现象，一种如瘟疫般的现象，这一会突然在身边消失了，拿不准该不该庆幸！”

“什么？”她觉得好笑，“神神乎乎的，听不懂。”

要不要解释？有必要吗？她不见得理解，她关注这些吗？她离这种现象太近，或许身临其中，有触动神经的震颤，说了合适吗？旁敲侧击吧！

“今天舞会上没有大领导。”

“那又怎么啦？”她疑问，“这就是你说的现象？”

“有关联，仅仅关联。”

“质询案，你是说质询案的影响？”孙诗如瞋目盼之，不以为然。

他一时站住，静止在那儿。孙诗如拉拉他，咬牙切齿地小声埋怨道：“走啊，掉了魂啦！”骂得他狼狈不堪，脚下无助，被动地跟着她跳。孙诗如索性停下，稳一稳，笑脸堆给他，“应该你带着我跳。”

“为什么发愣？”她又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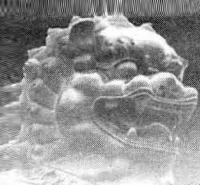
“没料到突然提起质询案的事，脑子一时空了。”

“你们就那么看重质询案？我不理解。”

“假如换位思考，或许你能够明白一些。”刘凡臣郑重其事地说，“事情虽然单纯，但能以小见大，由浅及深，背后隐含的现象，复杂神妙。”笑了笑，又说：“或许你很清楚，心里有数得很。”

“我，我心里有数？呵，呵，你别抬举我啦！”孙诗如“哼哧”笑两声，“这几天跟你们在一起，脑袋晕头转向，快不知是何年了。”再笑，无奈的模样。

舞曲毕，靠边坐下，多少生出一些别扭。刘凡臣与冷脉等几个人闲扯，把孙诗如晾在一边。她抚弄着手指，无聊地呆坐。俄尔，有人邀请。她侧脸看看刘凡臣，刘凡臣没反应，便起身旋上场，气色愤愤的。刘凡臣浑身轻松，仿佛脱离了羁绊一般。出去小解，有逃走的意思，又觉不妥，



快快地回头。下一曲，他依然端坐，静等着别人邀请她。孙诗如不愁没人邀请，跳舞时心绪不宁，木偶似地跟着走。换舞曲时，疾首蹙额，死命地瞪着刘凡臣，也不答话，冷峻得令他不自在。他拿不准，究竟出于哪种心态，矛盾得暗自得意，却有点滴的遗憾，如坠下的雨点，敲击着脑壳，激起挥之不去的厌烦。孙诗如透过闪烁的灯光，目光偶尔睥睨过来，茫茫然。

“小刘，小刘，过来。”崔浩在不远处的门口叫他，拼命地招手。

刘凡臣先站起来，等孙诗如看见他的时候，耸耸肩，双手一摊，一副无辜无奈样，再指指崔浩站的方向，估计她理解了，抬步就走，一闪，身影消失在门口。

孙诗如嗒然若丧，又跳了两曲，独自躲回房间。

再见面，孙诗如挂拉着脸，没好气地“哼哼”几声。刘凡臣回以讪脸，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赖皮样，一句歉意的话也不说。

预算审查报告顺利通过。他的任务圆满完成，心情无法不轻松。事没了，精神随之闲散了，想玩牌，人手不够。会议室只有崔浩和孙诗如。刘凡臣气咻咻地闯进，刚入门又转身，如逃难般急迫。“找小马过来打牌！”崔浩的喊声尾随着他在耳边徘徊。“好吧！”答应一声，“哧哧”地闷笑，如兔子般溜走。无目的地闲逛，各组忙闲不均。忙的，话里话外带了刺儿，调侃着预算组的清闲，听来浑身瘙痒，嬉皮笑脸地逃开；闲的，牌局战犹酣，根本没功夫搭理他，被冷落得寒碜，灰溜溜地逃开。转一圈，竟落不了脚，自嘲地傻笑。

几天了，大楼不曾出过，他便朝楼下走，忙碌的人擦肩而过，打声客气的招呼。出门，先领受一个寒战，身子猛然瑟缩起来，膀子抱着，“妈的，这么冷！”只得退回自动玻璃门内。透过厚实的玻璃外望，雪停了，世界被装扮得素洁雅致。街道的积雪清除了，但残余的是零碎的薄冰，汽车喷着尾气，小心地行驶。路人身上裹得笨重，轻手轻脚的，如鹅行鸭步，迟缓得可爱。一辆小车往宾馆门前驶来，能分明听到车轧冰凌的“咔嚓”声。刺激，又一个寒噤。他猛然看到，周文其先从那辆小车上下来，唐明忠随即从另一边探出身子。刘凡臣扭头往楼梯间走。

无处可去，刘凡臣打道回府。顺道找马应山，无着，硬着头皮回会议室。稍近，听到况立伟的声音。他驻足在门外偷听。

“苗太应这次态度确实很诚恳，往日那种张嘴笑哈哈的表情掩藏得严

严实实，严肃得看上去有点可怜。”况立伟说。

刘凡臣脚步轻轻地挨进门，叶雨梅瞄了他一眼。孙诗如也视着眼睛，眼角挂着讥诮的笑意。其他人没有在意他。

“看得出，事前做了充分准备，材料准备了一大摞，当然基本没用上。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人大的几个主任始终不苟言笑，该问什么，毫不留情，这时的苗省长真像个回答老师提问的小学生。”况立伟意犹未尽，听得出他已说了不少情况。

“也别说，真是个看点。”何克年说，“哎，老况，能不能弄份材料看看？”

“不可能，这个事限定在很小的范围，不准形成任何材料，解释完也就完了，看不出来嘛，总体的意思还是息事宁人。”况立伟慢声细语，画龙点睛。

“有多少人参加了这个会议，况主任？”刘凡臣突然问。

众人的目光集中过去，并没计较他何时进来的，转瞬两次把目光移到况立伟身上。

“有十几个人吧！”况立伟略一思索，脱口而出。“我是个例外，沾了财经委的光。噢，别墅的事在议案组被划入财经类。不然，我进不了那个会场的。”

“不管怎么说，总算是件事。”崔浩略加分析，观点新鲜。“依我看，苗省长以后的日子不好过，搞不好，因这件小事，他呆在淮海省的时间不会长了。”

“老头们盯上他了，不会就此罢休的。”何克年仿佛很有把握，“而且，我坚信，后面还藏着很多事，别墅仅仅是个靶子，等着吧，还会牵出其他故事来。”

“你干脆说白了，不就是权力争斗嘛！”刘凡臣直截了当。

“话说白了，还有啥意思？”马应山插一句。

“哎，老况，今儿晚上预算组聚餐，老规矩，老地方。”崔浩把话岔开。

“哦，崔主任，没事了嘛，还是干牌吧！”刘凡臣情绪高昂，扑克牌已握在手里。

“溜得无影无踪的，不是你，早开张了。”崔浩连讽带刺的，笑着说。

一双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怨气劈头盖脸地罩过来，薄薄的一层，几